

纪念莫里哀诞辰400周年：四个世纪的洗礼

——传说与真实的莫里哀 □沈大力

法国17世纪的戏剧家莫里哀大名鼎鼎,但对他的生平,人们知之甚少,或者极不确切。他离世后,女儿将其信札全部烧毁,没有留下任何书面印记,甚至没有一份作品手稿。后人对他真实的个人日常生活一无所知,关于他的档案全部遗失,流传开来的轶闻多为传说,后世甚至不知道他确切的生辰。到19世纪,莫里哀的洗礼文书被找到,日期为1622年1月15日。故今人说纪念他诞生400周年,是按他的洗礼日算的。广泛流传的“莫里哀鞠躬尽瘁,吐血死在舞台上”,不是事实,他实际上是在巴黎黎胥留街40号家中,死于肺炎。

2022年1月,罗朗丝·莫罗在《莫里哀,一个天才的奥秘》的“绪论”里指出:“纪念莫里哀诞辰400周年之际,人们为莫里哀编织了一个传略。可是,时光流逝,一切都变成虚妄之说。他曾被描绘成‘一个受恶人骚扰的可怜诗人,妻子是个对他不贞的漂亮女人。他最后是在舞台上表演《无病呻吟》时死在扶手椅上的’。更糟糕的是,他被称为并非是自己剧本的作者,那都出自老高乃依笔下。”罗朗丝·莫罗还特别强调:“莫里哀生时就是一个名声很大的闲人,富有诱惑力,且极受评论界追捧。”

最早的莫里哀传略是逝者的友人格里马莱斯特1705年写的《莫里哀生平》,其中没有一页不是杜撰,故跟莫里哀有交往的文论家布瓦洛说,“此书根本不值一提”。在格里马莱斯特这类早期的莫里哀传记作者笔下,他是“一个极其不幸的人,一生穷困,孤独多病”,“夫妻不睦”,“遭人诽谤”,甚至“最后像一条丧家犬般被埋葬”。在法国学校里就一直这样流传。然而,这都是不实之辞,完全歪曲了真相。

其实,真正的莫里哀生时是一位十足的戏剧明星,擅长为自己扬名,积累财富,跻身于上流社会,且受宠于王室宫廷。莫里哀的父亲是为法王路易十三整顿卧室帐幔的男仆,待遇丰厚,还在巴黎中央区开了一个挂毯店,生意兴隆。他将自己的优越地位传给儿子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即后来的莫里哀(Molière),使之自幼就生活在富裕的环境里。莫里哀的外祖父常领他到巴黎梨园游逛,使他对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遂放弃法律学业,走上了演艺之路,创办“光耀剧团”,到巴黎街头演出,很快就在舞台成名。

这方面,莫罗说:“人们知道,莫里哀不失为一个廷臣,竭力奉承国王,对路易十四唯命是从。他为人灵巧,会在讨好强者的同时,维护自己的信念。事实上,为了能够站稳舞台,莫里哀必须寻求封建王室的庇护作靠山。他不仅将妻子的剧团更名为‘王家剧团’,而且争取到波旁王朝嫡系孔德亲王家族的支持和保护。孔德亲王是极有权势的贵胄,全力支持莫里哀的剧作《伪善者达尔杜夫》,邀请他到自己儿媳帕拉蒂娜公主的住地海煦演出该剧。莫里哀于1668年将他的三幕散文诗剧《安菲阿拉俄斯》题献给这位亲王。莫里哀深知,他的第一观众是宫廷贵族。他在《评说妇人学堂》一剧里明言:“诸君须知,所有戏剧最大的考验是宫廷的评价,必须研究这方面的癖好,此乃成功诀窍”。他十分重视巴黎剧院正厅观众的娱乐爱好,保证演出的经济效益来源。喜剧《可笑的女才子》所以成功,正是这一秘诀的应验。”

今岁,在莫里哀诞辰400周年之际,法兰西大戏剧院推出由伊弗·凡奥沃导演的莫里哀三幕喜剧《伪善者达尔杜夫》(Le tartuffe ou l'hypocrite)。该剧与通常认定的莫里哀五幕《伪君子达尔杜夫》(Le tartuffe ou l'imposteur)不同。新推出的版本是当代杰出文论家,被誉为“文坛福尔摩斯”的乔治·弗莱斯特埃最近发掘出来的,本是因

莫里哀的原创剧本。该剧本曾于1664年在凡尔赛的节日里演出过,因揭露教会的虚伪,得罪了一帮虔诚教徒,特别是惹怒了王太后安娜。她通过成为巴黎大主教的原传施压,使其子路易十四下禁演令;《伪善者达尔杜夫》在凡尔赛的剧目里被《唐·璜》取代。国王颁布禁演令,镇压再森派的“异端邪道”,莫里哀放弃上演这个剧本,甚至没有将之付梓。《法兰西西日志》发文称赞国王的“明智之举”。到1669年,再森派与教皇的冲突缓和,莫里哀觉得不至于再冲撞支持教宗的国王,才又重新拾起了“达尔杜夫”主题。可他重起炉灶,推出了另一种笔墨的五幕喜剧,获准上演。因而,从历史上来看,这一题材先后曾有两个不同版本,第一版遭到压制,几乎消失匿迹,不为后人所知。

新版《伪君子达尔杜夫》比原版多两幕,成为五幕喜剧,而且增添了两个重要角色,一是玛利亚娜,二是瓦莱尔。剧中,主人公奥尔贡躲在桌子下偷听到达尔杜夫调侃他的妻子,但仍不觉悟。直到伪君子赤裸裸地说他是一个“让人牵着鼻子走的人”,才醒悟自己遭到愚弄,依从笛卡尔关于“直面现实”的教诲,放弃幻想。作者在这里淡化了重幽默的初衷,加强喜剧的讽喻和教诲性能,同时开创了“芭蕾喜剧”的形式。1669年2月4日,路易十四对《伪君子达尔杜夫》的修改本表态,亲口对莫里哀说:“这样就可以了”。翌日,这个软化版本获准演出。在1669年第一季度,作为帐幔仆从,莫里哀每日早晨到到国王的卧房里整理宫内挂毯布置,



莫里哀纪念邮票



法国制币局发行的纪念币

因而有机会向国王表达自己的信条:“戏剧的目的,在于通过笑声、通过娱乐来纠正人的失误”。据此,他增加了现今剧本的第五幕,使之发生“畸变”,顺应时局的需求,转变了针砭方向。该剧新版本里,伪君子达尔杜夫已变得不那么伪善,甚至有些诱人,引起主人奥尔贡的仰慕,及其女儿艾勒勒尔一定程度的好感。

在被问及两种版本的差异时,乔治·弗莱斯特埃埃明确说:“我觉得自己发现的莫里哀原版好,更是莫里哀的剧作。我好似修复了一幅藏画,去除了其上的浮尘,使原迹复现。可以说,莫里哀遮盖了原剧面貌。比较起来,原作的锋芒要强烈得多。”照此,凡尔赛“王家歌剧院”演出恢复原貌的莫里哀另一剧作《臆想病夫》(Le Malade imaginaire),这是法兰西大戏剧院的传统剧目。

2013年夏天,法兰西大戏剧院应中国文化部邀请访华,在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大剧院演出《臆想病夫》。时任法国驻华女大使白林邀请笔者及妻子一同前往观看。当晚,演出大厅里座无虚席,但观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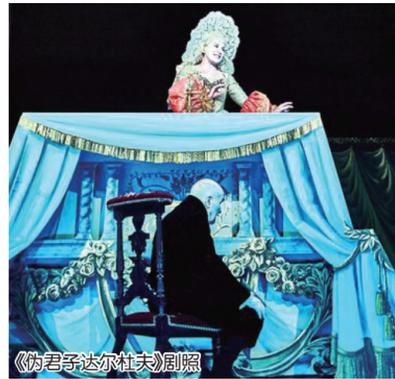


法兰西大戏剧院为莫里哀400年诞辰点燃纪念蜡烛

反应却很不理想。演出开始后不久,坐在我们俩后的一位中国观众竟然酣睡,打起呼噜来,令周围观众十分尴尬。细想之,这里边有一个文化差异问题。当晚,不仅有人睡觉打呼,而且全场反应相当冷淡,散场时几乎悄无声息。不久,中方为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举行小型国宴招待时,笔者遇到白林大使。出于谨慎,我没有对她提起日前剧场对莫里哀《臆想病夫》演出的情景,只转达中国文化部此次接受笔者提醒,官方纠正了国内一直将La Comédie française 翻译成“法兰西喜剧院”的谬误,在媒体更正为“法兰西大戏剧院”,一洗中国知识界多年来养成人云亦云的故习。

《臆想病夫》是莫里哀于1673年写的一部三幕剧,描写主人公阿尔冈稍有不适就神经过敏,以为自己患病,不停地盲目求医问诊,纠缠医生和药剂师。他依赖第二任妻子贝丽娜,一个自私而又虚伪的妇人。阿尔冈一心想把女儿安杰丽珂嫁给自己的心上人克雷昂特。这是一出关于生死的通俗剧,正是在其第四场演出时,莫里哀坠入了生死场,由此一病不起,最后离开了人世。法兰西大戏剧院至今仍保留着莫里哀亲自扮演《臆想病夫》一角坐的扶手椅。

依笔者看来,《臆想病夫》远不如莫里哀的其他剧作,如《醉心贵族的小市民》《愤世者》和《吝啬人》(亦译《吝啬鬼》)那般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尤



《伪君子达尔杜夫》剧照

其是《吝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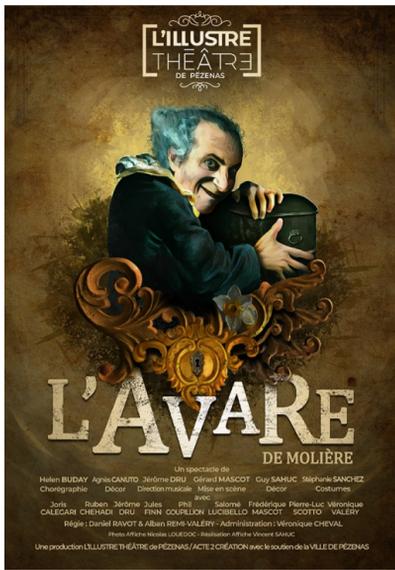
莫里哀1668年推出的五幕滑稽笑闹剧《吝啬人》(L'Avare)是从古罗马喜剧家普拉图斯得到灵感的。剧中主人公阿巴贡是个富有的资产者,吝啬又专横。他竟然痴恋上玛丽娅娜姑娘,一心想娶她为妻。不料,他的儿子克雷昂特也爱上玛丽娅娜,父子成了情敌。这时,他装有一万埃居的珠宝箱失窃,让他失魂落魄,躺在地上打滚,狂叫:“有人偷了我的钱!有人把我谋杀了!”1963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大学生将此剧搬上校园舞台,将剧中阿巴贡等人物的形象表演得淋漓尽致,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

莫里哀的另一剧作《愤世者》中有作者本人的形象,一个实际上心胸郁闷的巴洛克小布尔乔亚的化身。用诗人缪塞的话说,既可笑又可催人潸然泪下。他的戏剧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描绘了法国一定社会阶层的这种现实,幻想与癖好两大特征,戏剧冲突鲜明,善于换位思考,让人可以揽镜自照,洞察本身的弱点,引起共鸣。莫里哀一生总共创作和演出了35部喜剧,皆为法国17世纪社会的真实写照,超越时代,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引人深思。

一般观众常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就是莫里哀的剧中人物离自己的生活环境很近,甚至很像自己,没有不同时代的隔阂,甚至可说从莫里哀起,社会没有发生过本质变化。正如《妇人学堂》里的人物奥拉斯所言,金钱依旧是打开悬崖下阿巴巴山洞宝库的钥匙,必须熟悉“芝麻开门”这个口诀。对眼下的当代世界来说,莫里哀的戏剧也不失为一种社会学经济与文化状态的剖析,不同的只是现时出现了因特网。1989年,女戏剧评论家让娜·摩洛哥明确说:“莫里哀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近期,法国资深表演艺术家弗朗西斯·于斯岱尔在莫里哀生时演出的巴黎“王宫剧场”声称:“莫里哀谈论的是我们自己”。他年轻时受到莫里哀戏剧的感染,立志投身舞台生涯。作为演员,他扮演过4000次莫里哀的戏剧人物。作为导演,他执导了十来个莫里哀的戏剧,尤其是《唐·璜》和《愤世者》,每次都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在这位表演艺术家眼中,莫里哀是法国的莎士比亚,故他提议将莫里哀从拉雪兹神父墓地搬迁进“先贤祠”。

尚需提及的是,在法国文论界,对莫里哀的喜剧创作才能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从1919年起,著名作家兼诗人彼埃尔·鲁伊斯就提出莫里哀只是舞台演员,他名下的戏剧都是他的同时代人高乃依所写。路易斯及其拥护者经过多年考察分析,为他们的立论提供了大量似乎确凿的证据。对于这类纯学术的争论,局外人难以置评,唯有一件事无需考辨,那就是1671年,莫里哀本人曾亲自请高



《吝啬人》海报

乃依为他的剧作《普绪略》配乐。莫里哀已成为法国剧坛竖立的一尊偶像,有人企图将他推倒,绝非易事。法国文苑,特别是戏剧界是万万不会接受的。早在18世纪,启蒙哲学家们就将莫里哀誉为“经典作家”,卢梭说,“莫里哀是我们认识的最完美的喜剧作家”。大诗人雨果也确认莫里哀“是一个天才,伟大的推理家”,肯定他的文学创作才能。文学史家费迪南·布魯纳迪叶尔突出莫里哀的“民族魂”。莫里哀跟拉辛和高乃依构成法兰西戏剧界的“三位一体”,而莫里哀尤其具体体现了高卢民族的“法兰西气质”。现今,法语常被称作“莫里哀的语言”,法兰西大戏剧院成了“莫里哀之家”,一切表明,莫里哀在文化艺术上已经成为“语言大师”,一种公认的反愚昧象征。

莫里哀生前不愿去教堂忏悔,故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的神甫彼埃尔·马兰拒绝在他死后提供教区坟地,拒绝为他办教圣油圣事。莫里哀的妻子阿赫芒德四处奔走,向巴黎大主教佛朗索瓦·阿莱·德·尚瓦隆解释,说她丈夫曾在复活节领过圣体,乞求教会开恩。大主教最后允许亡者尸体在圣厄斯塔什教区墓园落葬,但不准举行任何宗教葬礼仪式,且安排在夜间。莫里哀于1673年2月21日在圣约瑟夫墓地入土,约800来个他临终嘱托给予施舍的穷苦人在惨淡的烛光里为他送终。人们为他树立了一个十字架,墓碑上没有铭文,只刻了他的名字让-巴蒂斯特·波克兰。法国大革命后,1817年5月2日,莫里哀的骸骨被迁至拉雪兹神父墓地,与寓言家让·拉封丹为邻。但是,据莫里哀传记作者乔治·弗莱斯特埃判断,石棺其实是空的,里边放置的未必真是法国大戏剧家的遗体。

莫里哀留给后世的,是他的大量戏剧作品。从17世纪以来,他的喜剧不断被搬上舞台,除了19世纪一段时间,从法国到比利时、瑞士等欧洲国家,直至大洋彼岸美洲的堪萨斯城,风靡全球,从来没有间断过。



《臆想病夫》剧照

毛姆的文学“滑铁卢”

□刘世芬

英国作家毛姆在成为作家的道路上,曾遭遇一次重大挫折。而正是这次意外,医学界少了一名航海医生,世界文学史却多出一位著名作家。

毛姆出生于英国驻法国大使馆。幼年丧父母后回到英国跟随做牧师的叔叔生活。或许是他的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外祖母的文学基因,毛姆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读书时就立志文学写作,并在即将毕业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这件事在医学院引起轰动,在院刊发表的一则消息中,称赞这部作品“以一种有说服力的甚至是揭露的方式描写兰贝斯地区的一个侧面,其独树一帜的情节与风格将为广大爱好现实主义作品的人们所热烈欢迎”。

修完所有学科取得医生资格后,毛姆的另一部以15世纪意大利士兵终成圣者的长篇小说《成圣》也出版了,除此还有短篇小说集出版。对文学的憧憬让年轻的他踌躇满志:“我豁出这一辈子了。”他决定在并无经济保证的情况下写小说。

然而,在19世纪末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作家,必须直面被淹没的危险。当他告诉最初的出版商昂温自己要专业写作时,昂温担心地说:写作固然是好事,但却是一根不中用的讨米棍。那时,毛姆虽有年息150磅的一笔存款,也只能供他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身边的小小说家挂笔改行谋生的情况屡见不鲜,有的去农村做信件监检员,有的在律师事务所当书记员,有的则是枢密院的图书管理员,而在《妇女》杂志当编辑的H·C·威尔斯则同时又是牧师和撰稿人……毛姆全然不顾,离开医学院后,埋头写作。他也从不写书刊评论之类的文章来增加收入,甚至连干零活赚点小钱也不屑为之。哈瓦那的一家雪茄公司想请他写几个短故事,报酬不菲,他故意漫天要价,最后不了了之。毛姆获得的稿酬少得可怜,这也是当时整个

英国出版界的普遍现象。有人做了统计,1892年英国文坛上大约有50名小说家,他们每人平均一年勉强赚到1000多英镑,而毛姆远不在其列。毛姆想以文学作为职业,只能说明他尚不了解文学这碗饭有多难吃,事实证明,从那时起他的写作成功,尚须磨炼十年。

《克拉多克夫人》写于1900年,出版于1902年11月,美国版直到1920年才上市。这本小说受到广泛关注,即便依照毛姆悲观主义的标准,也可谓大获成功。不过,他的沮丧感并未因此散去,他真正的抱负是成为一名剧作家,既然《克拉多克夫人》引起了公众的兴趣,毛姆便开始盼望“通过小说成名,从而步入戏剧界”。然而他的剧本却屡遭拒绝。

1900年,毛姆26岁,衣冠楚楚,气色极佳,且小有名气。他和朋友住在单身宿舍里,收到的微薄稿费全部用在了旅行上。带着小说《克拉多克夫人》的稿费,他和可信赖的好朋友佩恩先是去了托斯卡纳,然后再去瑞士滑雪,第二年1月又去埃及住了两个月。经由巴黎,1906年春回到伦敦时已囊中空空,但闯进文学圈的决心从未像此刻这样坚定过。在国外旅行时毛姆写了一些游记,还有两个短篇小说,年底时短篇小说《魔法师》脱稿,但拿到书稿的出版商被书中内容吓了一跳,没人敢出版。1907年夏末,毛姆筋疲力尽,不屈不挠的努力却没换来任何回报。《魔法师》还没找到

出版商;在伦敦剧院经理人们手中传阅的剧本,没有一个找到买主。还好,这时一丝光亮照射到他,他把喜剧《克拉多克夫人》的女主人公设计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被一个在巴黎寻找素材的美国制作人乔治·泰勒看中,提出用1000英镑买下来,那时,毛姆留给泰勒的印象很好,“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

当泰勒带着剧本回到伦敦,拿给女演员们,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碰这个角色:这个与作品同名的女主人已不年轻,并且在一个关键场次,她必须素颜出场,大灯照在脸上,不许化妆,也不能戴时髦女人常戴的假发……没有一个大明星会欣然接受这个角色,都担心毁掉自己留给公众的美好形象。就这样,这个剧本在伦敦18个剧院经理手中推来推去。僵持之下,毛姆手中的钱几乎花光,小说不足以维持生计,写新闻也没赚到什么钱,他不得不寻找写书评的机会,有一次还说服编辑让他来写一篇戏的短评,但他发现自己显然不具备那方面的天赋。

伦敦舞台的这次挫败,使他心灰意冷,不得不做出一个“弃文返医”的决定:他打算回托马医院学一门新科目,去做一名航海医生,以实现自己一边云游天下或许还能“伺机”写作的愿望。不过,在实施新决定之前,他不顾囊中羞涩,买舟南下,又去了意大利西西里。

或许毛姆一直勤奋写作的努力感动了苍天,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帝的一双大手勇敢地把他



毛姆

拉回文学之轨:正当他流连于西西里的那些古老庙宇时,收到英国皇家剧院导演奥索·斯特劳的电报。原来,这位导演正处于业务萧条时段,很想找个剧本作为权宜之计上演五六个月以维持局面,毛姆的一位朋友极力向奥索兜售《克拉多克夫人》,巧合的是,当时伦敦一位红极一时的女演员正处于空档期,心血来潮想做演女主角……毛姆立即告别西西里。此时他身上的钱只够坐火车去巴勒莫,再乘晚上的船去那不勒斯。星期一上午,他在那那不勒斯上了岸。

可是航运局官员看他衣着寒酸竟不卖给他船票,他一气之下到了另一家公司,并摆出一副坐头等舱的架势,他还真的得到一张头等船票,但这时他手里只剩半个克朗。他急中生智去赌钱,谁知

这竟让他成为自己的小说《生活的现实》中的尼基,一个回合赢个盆满钵满,再也不愁到马赛和伦敦的船票。他在日记中写到:“到了伦敦后,我还有一先令可以叫出租车。周四上午11点我信步走进皇家宫廷剧院。我感觉自己就像环游地球80天后回来的斐利娅·福格,在8点钟敲响的那一时刻走进改良俱乐部。”

这是1907年9月的某一个周四上午,毛姆步入伦敦皇家剧院看彩排,难掩的激动。历经周折,《克拉多克夫人》终于被这个第一流的剧院搬上舞台,而且由伦敦的一位女明星领衔演出。

首演大获成功,《克拉多克夫人》让毛姆一夜成名。他被媒体冠以“英格兰剧作家”的称号。《克拉多克夫人》在伦敦上演了一年多,他不仅没有“返医”,在此后的26年间,他又有了29部剧作上演。最辉煌的时候,伦敦在一天内同时上演他的四部剧本,创下了在世剧作家同时上演剧目最多的记录,并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被打破。一位漫画家曾为《笨拙》杂志画了一幅漫画:莎士比亚站在毛姆剧作的广告板前咬着自己的手指头……

多年后,毛姆在《总结》中写到:“我的成功是惊人的,也是意外的。我得到的解脱大于兴奋。”有一天傍晚,他沿着潘顿街散步,经过喜剧院时碰巧一抬头,看到落日照亮了云彩。他停下来看这可爱的景色,心里想:感谢上帝,我现在可以看着日落,而不必去想怎样描绘它。

毛姆本来打算那之后再也不写小说,而把余生都献给戏剧。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在日后的文学道路上,奠定他文学地位的,仍是《月亮与六便士》《人性的枷锁》《刀锋》等十几部长篇小说,以及100多篇短篇小说,以至在20世纪20年代他索性放弃了戏剧写作,更加专注于小说、随笔了。